澳大利亚大学开放获取政策调研与分析

■ 赵星　李书宁　田晓迪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5

摘要：[**目的/意义**]澳大利亚是开放获取(OA)运动的引领者和积极践行者,研究澳大利亚大学开放获取政策的现状和特点,对国内开放获取运动的顺利推进有积极借鉴意义。[**方法/过程**]搜集澳大利亚 38 所大学和 2 个官方资助机构的共计 40 份开放获取政策原文,以此为基础对原文进行统计分析和文本解读,从澳大利亚开放获取政策的发布时间、产生机制、实现途径、政策目的、实施范围、概念定义、存缴类型、开放要求、各方职责、版权声明这 10 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澳大利亚大学开放获取政策的现状和特点。[**结果/结论**]澳大利亚大学开放获取政策有以下特点: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大学都发布了开放获取政策,占比 88.6% 的高普及率归功于政府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示范和经费推动;各大学对开放获取政策持积极态度,自上而下推进政策发布与实施;各大学偏向于支持和鼓励绿色 OA 的发展之路,对科研成果的 OA 自存储规定偏强制性;对 OA 政策的相关概念给出了明确定义,内容完整规范清晰,可操作性强。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推动我国开放获取运动的建议。

关键词：澳大利亚大学　开放获取　政策内容　文本分析

分类号：G259.6

DOI:10.13266/j.issn.0252 -3116.2018.14.016

自 2002 年 2 月《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1]发布以来,16 年间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 OA)运动从政策层面到实践层面都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积极倡导和推行开放获取运动,在互联网时代实现知识的普惠发展,扩大科研成果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构筑更加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获取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类各层面开放获取政策的约束和保障。据 ROARMAP(the 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y mandates and policies)网站[2]上的数据,最早发布 OA 政策的是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1992 年发布了 OA 政策[3],仔细查看政策内容,发现该政策主要是图书馆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存储相关的管理制度,算不上严格意义的 OA 政策。从 1992 到 2003 年的 12 年间,一共有 6 所机构发布了 OA 政策,2004 年增加到 11 所。近年各国机构陆续发布 OA 政策,ROARMAP 上登记 OA 政策的机构从 2014 年底的 550 个增长到 2017 年底的 886 个,近三年发布的 OA 政策数量占 OA 政策总数的 37.9%。已登记的 886 个机构中,737 个是大学或大学子机构,占到总数的 83.18%,这反映出大学是发布 OA 政策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把握大学 OA 政策现状便可以把握 OA 政策整体发展情况。

澳大利亚是数据开放运动的引领者和积极践行者,在已进行四次的全球开放数据指数调查中,澳大利亚始终位列前十,并在 2016 年的排名中上升到第 2 位[4]。2003 年底之前在 ROARMAP 登记了 OA 政策的机构仅 6 所,其中一所就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对美国大学、英国大学和德国大学的 OA 政策进行了分析,对澳大利亚关注较少,部分成果[5-6]虽有提及,但涉及的大学及案例较少,缺乏全面的数据分析。澳大利亚大学少而精,全国共有 43 所大学,QS2018 排名[7]在全球前 1 000 的大学就有 37 所。本文以澳大利亚教育部列出的 43 所大学[8]和 ROARMAP 上登记的澳大利亚 33 所机构(其中的 28 所大学及 2 所大学下属院系与教育部大学名单重合)为蓝本,遍历澳大利亚各个大学的网站,共搜集到 40 份 OA 政策原文,利用统计分析和文本研读的方法,系统了解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的现状、特点,探讨其对国内 OA 政策推进和发布的启示。

作者简介：赵星(ORCID:0000 -0002 -8977 -3098),馆员,博士,E-mail:zhaox@lib.bnu.edu.cn;李书宁(ORCID:0000 -0002 -8097 -3747),副研究馆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田晓迪(ORCID:0000 -0003 -2572 -5326),馆员,硕士。

收稿日期:2018 -01 -30　修回日期:2018 -04 -08　本文起止页码:133 -140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1 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的总体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底,澳大利亚在 ROARMAP 上登记 OA 政策的机构共33个,涉及政府资助机构2个,大学28个,大学下属院系2个,技术学院1个。33个机构中,10个机构的 OA 政策链接至今有效,16个机构的 OA 政策链接已失效,7个机构未在 ROARMAP 登记 OA 政策链接。结合澳大利亚教育部的43所大学列表[8],笔者遍历了 ROARMAP 登记的33个机构和未在 ROARMAP 登记的15所大学共计48个机构的官方网站,共搜集到40份 OA 政策原文,其中大学38所,政府科研资助机构2所。未能搜集到政策原文的8个机构情况如下:在 ROARMAP 登记了的格里菲斯大学、北墨尔本高等技术学院、新南威尔士大学下属院系和塔斯马尼亚大学下属院系未提供 OA 政策链接,官网上也找不到他们的 OA 政策;莫纳什大学提供的 OA 政策链接已失效,笔者找到的新链接需要学校账号登录后才能查看。未在 ROARMAP 登记的15所大学中,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神学大学、澳大利亚托伦斯大学的官网找不到 OA 政策。总体来说,澳大利亚大学对开放获取非常重视,普及率很高,澳大利亚的43所大学和1个技术学院中,发布 OA 政策的大学有39所,占比高达88.6%。在最新公布的2018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7]中,澳大利亚排名世界1 000强的大学共37所,除了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其他36所大学均公布了它们的 OA 政策。

2 调查情况分析

2.1 政策推出时间分析

在获得的40份 OA 政策中,有10份政策原文未明确标注政策推出时间,莫纳什大学的政策原文虽然无法获得,但其在 ROARMAP 登记了政策发布时间,这31份 OA 政策推出时间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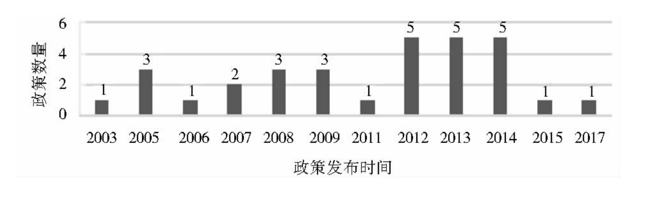


图1 澳大利大学推出 OA 政策时间

由图1可以看出,2002年《布达佩斯宣言》发布之后,澳大利亚大学响应迅速,2003年9月26日昆士兰科技大学第一个发布 OA 政策并于2004年1月1日正式执行[9]。2004-2009年间澳大利亚推出了一系列机构知识库和 OA 政策,推动了各大学 OA 政策的初步发展。2004年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Go8)发布了研究成果开放获取的声明,2005-2008年发布了"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机构库联盟"(Australian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repositories,简称 APSR)项目,"澳大利亚网上研究机构库"(Australian research repositories online to the world,简称 ARROW)项目,2007年发布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库计划"(Australian scheme for higher education repositories,简称 ASHER)项目,这些项目和政策的发布都推动了澳大利亚各大学出台自己的 OA 政策[6]。由图1可知,2005-2009年几乎每年都有2-3所大学发布自己的 OA 政策。2012-2014年是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的高速发展期,这源于澳大利亚两大政府研究基金资助机构的政策示范和经费推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和国家健康医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NHMRC)是澳大利亚两大主要发放政府研究基金的机构,在推动开放获取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NHMRC 于2012年7月颁布强制性 OA 政策,并于2014年2月和2014年11月对 OA 政策进行修订[10]。ARC 于2013年1月颁布了强制性的 OA 政策,并在2015年4月和2017年1月分别对政策进行修订[11]。2013年前后 ARC 和 NHMRC 颁布的强制性 OA 政策将澳大利亚的 OA 政策推广推向了高潮,2012-2014 的3年间共有15所大学颁布了 OA 政策,超过2003-2011年的9年间大学 OA 政策之和。

ROARMAP 除了登记政策的发布日期外,还登记了政策的执行日期和更新日期,这为了解政策发布的后续工作提供了线索。对比发布日期和执行日期可发现,澳大利亚大部分大学的政策发布日期和执行日期都是同一天,只有5所大学在 OA 政策发布后给了教工1-2个月的缓冲期,让教工对政策有一个充分了解和准备实施的时间。对比发布日期和更新日期可发现,OA 政策的制定不是一劳永逸,需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和形势环境变化不断进行调整,除了未提及更新日期的19所大学,其余19所大学都对之前发布的政策进行了更新,这19所大学的最近一次政策更新日期都在2011年之后,更有9所大学在2016年之后更新了自己的 OA 政策,有15所大学制定了每2-3年重新审议现有政策的规定。可见澳大利亚大学对 OA 政策的发布、修订和实施都持积极态度。

2.2 政策来源及 OA 实现途径分析

与前期关于美国大学 OA 政策[12]的研究成果比较,可发现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来源上有一个较大的不同:美国大学 OA 政策更多来源于校内机构和教职工的"群众投票",澳大利亚大学的 OA 政策则和英国大学的 OA 政策来源[13]相似,其 OA 政策的制定主要来自于管理层的决策。在 25 份提及了政策来源的文件中,19 份来源于行政或管理决策,只有 6 份来自于教职工投票和学术委员会,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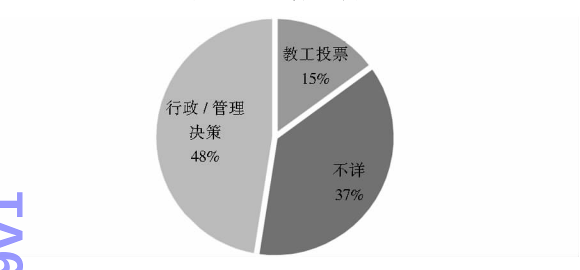


图 2 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来源比例

大学机构研究成果 OA 实现主要有两类途径[14],一类是借助于本校机构知识库实现 OA 的绿色之路;另一类是通过提供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APC)让教工在 OA 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成果正式发表后要求能立刻在出版商网站上免费获取全文的金色 OA 之路。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各大学的 OA 政策偏向于支持和鼓励绿色之路,且在科研成果的 OA 自存储方面带有强制性,以下将用统计数据进行说明。

对于 OA 实现的绿色之路,本文调查的澳大利亚 43 所大学全都建设了本校的机构知识库,具备了实现机构自存储的条件。迪肯大学[15]、查尔斯特大学[16]、昆士兰大学[17]等在政策中提及建有两个机构研究成果库,分别存放用于内部评估管理的成果数据和用于对外开放的全文数据。虽然 ARC 和 NHMRC 允许受资助者将科研成果存储于第三方 OA 性质的存储库,比如 PubMed Central、Zenodo 等,与英国大学有半数以上的 OA 政策明确允许在第三方存储[13]不同,澳大利亚各大学的 OA 政策均未明确允许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将成果存储于第三方 OA 存储库,主要还是鼓励作者将成果存储于本校的机构知识库中,可见澳大利亚大部分大学倾向于用自存储也就是绿色 OA 的方式来达到开放获取的目的。

从 OA 自存储实践来看,OA 政策主要可以分为强制性存储(ROARMAP 标记为 Required)和导向性存储(ROARMAP 标记为 Requested)两大类,在调查的 40 份 OA 政策中,强制性存储有 33 份,导向性存储有 7 份,具体见图 3。和英国的大学一样[12],强制性存储在澳大利亚也是主流方式。澳大利亚各大学大都采取强制存储的政策,是受到了 ARC 和 NHMRC 两大资助机构发布的 OA 政策的导向影响。ARC 和 NHMRC 于 2013 年前后推出强制性 OA 政策,政策明确要求受资助研究成果必须在出版后的 12 个月内存储至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内,因版权许可协议造成科研成果无法公开访问的,受资助人必须在最终报告中就此进行书面解释。因此,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大学在制定自己的 OA 政策时,都会提到 ARC 和 NHMRC 的政策要求,并表明其机构知识库收集并公开科研成果的原因之一即是为了满足校内受到 ARC 和 NHMRC 资助的科研工作者的潜在需求。在调查的 40 份 OA 政策中,有 20 份政策提到 ARC 和 NHMRC 的 OA 政策,并将其作为本校 OA 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12 份政策虽未明确提及 ARC 和 NHMRC,但在其政策原文中能看到 ARC 和 NHMRC 的 OA 政策对其政策制定的影响;2 份是直接使用 ARC 和 NHMRC 的 OA 政策;剩下 6 份 OA 政策,有 5 份是政策原文本身就比较简短,主要针对学位论文提交做出了一些规定,还有 1 份南昆士兰大学的 OA 政策制定时间于 2011 年,时间是在 ARC 和 NHMRC 的 OA 政策公布之前,也未标示后期修订的时间,所以未看出 ARC 和 NHMRC 对其政策制定的影响。具体比例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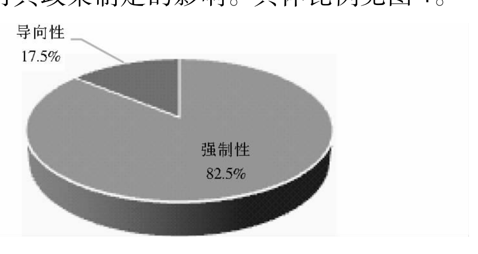


图 3 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类型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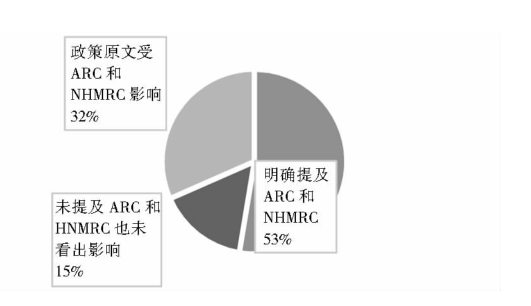


图 4 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受 ARC、NHMRC 的 OA 政策影响图示

对于 OA 实现的金色之路,目前以支付 APC 费用方式支持金色 OA 的澳大利亚大学还不太多。40 份政策原文中,明确提供 APC 费用的大学有邦德大学等 4 所,明确不提供 APC 费用的大学有 2 所,不鼓励支付

图书情报工作
第 62 卷 第 14 期 2018 年 7 月

APC 费用的大学有 1 所，其他 31 所大学未提及是否提供 APC 费用。高昂的 APC 费用可能是澳大利亚各大学慎选金色 OA 之路的原因。据研究[14]，目前高价 OA 期刊每篇文章平均收费超过 5 000 美元。如果《自然》《科学》和《细胞》这样的顶级期刊开始收取 OA 出版费，每篇至少要 1 万美元。

2.3 政策内容分析

2.3.1 内容结构 分析 40 份政策原文的行文结构，发现澳大利亚 OA 政策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政策目的、实施范围、概念定义、存缴类型、开放要求、各方职责、版权声明、版本信息这 8 部分。政策的主体部分是机构知识库缴存的具体要求和路径方法、政策相关的各方职责以及版权声明。

2.3.2 政策目的和实施范围 40 份政策原文中，明确提及政策推出目的的有 28 份，占政策总数的 70%。总结起来，各机构实施 OA 政策的目的如下：①跟随并推动日益发展的开放获取国际趋势，致力于开放学校的学术研究成果，增加科研成果获取的便利性；②提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引用率，提升学校的研究声誉；③促进研究成果在社区、国家及国际间的传播与交流，吸引潜在合作者；④为配合国家政府、资助机构等发布的政策和项目规定。综上所述，提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学校声誉是澳大利亚各大学制定 OA 政策的内在动因，而配合国家政府、资助机构的各项“强制性”政策和规定则是各大学发布 OA 政策的外在动力。这和英国 OA 政策“明显的政府和基金会 OA 政策导向”一致[13]。澳大利亚各大学 OA 政策的实施范围涵盖三类人群，一是学校的科研教职人员；二是校内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主要是要求他们提交学位论文；三是和学校有一定关联（affiliated）的科研人员，如荣誉教授、客座教授、双聘教授、访问学者等。38 份澳大利亚大学政策原文中，26 份政策的实施范围为前两类人群，占比 69.2%，另有 12 份政策原文明确将第三类科研人员纳入 OA 政策的实施范围内。

2.3.3 概念定义 澳大利亚的 OA 政策对相关概念给出了定义，而英国[12]和德国[18]的 OA 政策中较少涉及概念定义，这是澳大利亚 OA 政策文本的一个特色。40 份政策原文，有 21 份政策对相关概念作了定义。笔者对各概念出现的定义次数做了统计，将统计结果导入 tagxedo（文字云图的制作网站，网址：http://www.tagxedo.com/app.html）生成了文字云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相关概念定义出现次数的云文字图

从各概念定义出现次数的多寡，可了解 OA 政策注重和强调的内容。从图 5 可以看出，多份政策首先普及“开放获取”的概念；其次明确了科研成果的存储地（机构知识库）、存储版本（录用版、印刷版、提交版）、存储要求（需同行评议，提交元数据）；再次对存储主体（作者、研究者、研究生、学生）、存储目的（满足 HERDC、ERA、ARC、NHMRC 的要求）、开放获取的实现途径（金色之路、绿色之路）涉及的概念进行说明；最后对开放获取涉及的版权问题（版权、知识产权、知识共享）和提倡的存储方式（自存档）进行了概念的知识普及。总之，澳大利亚大学对 OA 政策相关的概念定义偏重于存储地、存储版本和存储要求的说明和界定，为科研者的自存储操作提供了明晰的操作说明。

2.3.4 存缴类型 40 份政策原文均要求呈缴科研成果，其中 8 所大学表述较笼统，只要求提交“科研成果”，未规定具体的科研成果类型，其他 32 份政策原文对要求呈缴的科研成果类型进行了分类说明。具体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开放获取政策各类型科研成果出现次数

科研成果类型	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书籍/书籍章节	学位论文	其他原创性成果（音视频、软件、海报、讲座等）
提及次数	30	26	23	21	19
科研成果类型	研究报告/技术报告/政府报告	工作文件/研究数据集	专利	教学资料	
提及次数	18	11	4	2	

赵星，李书宁，田晓迪.澳大利亚大学开放获取政策调研与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4):133-140.

由表1可见,32份政策原文对科研成果中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书籍/书籍章节这些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成果是最为关注的,学位论文是学校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政策的关注重点。其次政策还关注带有研究性质的原创性成果,包括音视频、海报、学术讲座和程序软件。再次是与科研项目相关的研究报告、技术报告、政府报告。此外,部分学校也将视角延伸到更基础的工作文件和数据集的收集;专利和教学材料其实也可以归入到"带研究性质的原创性成果"一类,但有几所学校的政策原文将其单独列出来,显示了这几所学校对专利和教学材料的关注和重视。

大部分学校对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书籍和书籍章节这几类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成果的版本征集的优先级排序是:正式发行版(publicated version,需征得发行商同意)>同行评议后的录用版(accepted version)>同行评议的提交版(submitted version)>元数据(metadata,在发行商不同意原文开放的情况下,提交科研成果的元数据)。另需说明的是,麦考瑞大学[19]、昆士兰科技大学[9]和新南威尔士大学[20]等在政策原文中将科研成果划分为强制提交和鼓励提交两类,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为强制提交类,书籍、书籍章节和其他类型的科研成果为鼓励提交类。

澳大利亚的OA政策注重收集经过同行评议的成果,即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书籍/书籍章节,除了和ARC、NHMRC强制要求开放受资助的同行评议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书籍/书籍有关,同时也和ERA、HERDC的要求密切相关。ERA是2010年ARC推出的澳大利亚卓越研究框架(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RA)[21],HERDC[22]是澳大利亚教育部推出的高等教育研究数据收集项目(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HERDC)。ERA和HERDC采集到的科研数据和评估结果是政府每年拨给大学的巨额科研资金的依据,其项目规范在大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ERA和HERDC的规范指出,其收集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论文、出版的专业著作(整部或章节)、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会议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类型自然就成了各大学OA政策中的重点收录类别。许多大学都在OA政策中明确提出要收录符合ERA和HERDC标准的研究成果,迪肯大学[15]、昆士兰科技大学[9]等大学甚至将符合ERA和HERDC标准的科研成果单独划归为一类。

综上,澳大利亚大学OA政策要求存缴的科研成果类型也较大程度受到政府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导向性影响。

2.3.5 开放要求和时间结点 40份政策原文中,6份政策原文未提及强制开放的要求,其余34份政策原文均对存储于机构知识库中的科研成果提出了强制开放的要求,但政策中又对要求开放的科研成果进行了细分,被要求强制开放的科研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①受到了机构资助(比如ARC和NHMRC)而被资助机构明确要求开放的科研成果;②作者完全拥有所上传科研成果的版权和支配权,或版权协议明确允许作者公开其成果;③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的科研成果。而基于商业或文化敏感性、合同义务、保密义务等不被允许公开的科研成果,政策也明确表示这类成果不需要公开,甚至并不强制存储这些科研成果。此外,对于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20所大学鼓励学生开放自己的学位论文,其中西澳大学[23]和悉尼大学[24]明确提到了鼓励学位论文开放的政策依据,5所大学未明确提及学位论文是否要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并提供开放获取,另有12所大学未提及学位论文的存储和开放要求,而昆士兰大学明确将学位论文排除在OA政策的范围之外。总体来看,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在澳大利亚是一种趋势。

关于强制开放的时间结点,多数政策原文鼓励作者在成果发表时即公开,但考虑到作者和发行者签署的版权协议、保密协议等,多数政策还是给了作者缓冲期,缓冲期最短的是迪肯大学,要求在90天内开放其上传的科研成果,大部分大学政策给了12个月的缓冲期,阿德莱德大学给了24个月的缓冲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5]的OA政策对强制开放的时间规定最为细致具体: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技术报告和其他原创性成果在成果发表后的12个月内强制开放;开放获取类著作在出版后的12个月内强制开放;非开放获取类著作在出版后的5年内强制开放;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完成后12个月内强制开放;本科生获奖论文在完成后的12个月内强制开放。

总的来说,各大学在科研成果的强制开放要求方面持谨慎态度,相当尊重科研成果的版权归属;大部分大学鼓励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开放获取的时间结点普遍在12个月内,有不短的缓冲期。

2.3.6 各方职责和组织保障 澳大利亚各大学的OA政策在各方职责和组织保障的声明部分,都是职责定位清晰、组织保障分工有力的。在各方职责和组织保障的声明方面,ARC和NHMRC再次起到了模范标杆

作用。ARC 和 NHMRC 对各方职责的声明非常清晰。以 ARC 为例,ARC 将政策涉及的人员划分为 3 类:项目负责人、组织管理者和机构库管理者,然后分别定义了这 3 类角色的职责。大学的 OA 政策原文大致也遵从这样三类划分,不过在大学中,组织管理者和机构库管理者的职责常由图书馆这一个机构来承担,而项目负责人则是学校的科研工作管理者。科研人员负责将研究成果上传到机构知识库并附上相关的版权协议,签署相应的允许成果开放获取的协议。图书馆负责维护和管理机构知识库,收集研究成果,确保科研成果的元数据纳入了机构知识库,确保机构知识库所提供的资源的适宜性,包括审核科研成果的版权归属等问题,确保存放的研究成果不侵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不少大学对科研成果的收集和开放获取特别重视,会在政策原文中指定主抓学校科研的副校长为总负责人,负责解释政策、管理并审查各项职责的完成情况。

2.3.7 版权声明 澳大利亚各大学的 OA 政策对版权问题十分重视,相当多的学校在制定 OA 政策时,会列出相关的法规、政策来支持和解释 OA 政策,其中就包括版权政策。版权声明对研究人员缴存成果著作权的转让和保留、研究人员与出版商签署版权补遗协议、机构知识库元数据和全文发布要遵循的版权协议、成果无法缴存等例外情况处理的类型和程序的问题都进行了说明。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各大学鼓励科研工作者通过绿色之路进行开放获取的活动,鼓励通过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方式来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开放获取的授权,鼓励作者在成果发表时即和发行商签订相关的开放获取协议以保障自己的主动权,同时也为作者提供了相关的版权知识的链接甚至版权协议的模板供作者参考,为作者提供开放获取期刊的列表和相关的投稿知识。在制定 OA 政策时,也明确声明基于商业或文化敏感性、合同义务、保密义务等不被允许公开的科研成果在强制公开的范围之外。这些声明和举措,都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思路,可操作性强。

3 结语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图书馆也在积极推动与践行开放获取运动[26],2014 年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2016 年前后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先后发布了自己的 OA 政策。但总体而言,国内开放获取运动的推动速度还不够理想,作为开放获取重要力量的大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急需相关政策进行推动,澳大利亚相关经验可为国内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政府的科研管理和资助机构在 OA 运动中能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澳大利亚 88.6% 的大学发布了开放获取政策,如此高的普及率归功于政府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示范和经费推动。澳大利亚教育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澳大利亚国家健康医学研究委员会(NHMRC)在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的制定和发布上都起了绝对的领导和示范作用,直接引领了 2012－2014 年澳大利亚大学 OA 政策发布的高速发展期,在科研成果 OA 自存储的强制性方面,带动 31 所大学同样制定了强制性的 OA 自存储政策,在 OA 政策规定的科研成果存缴类型方面,也为各大学的 OA 政策树立了标杆。ARC 和 NHMRC,EAR 和 HERDC,是澳大利亚政府给各高等教育机构分配巨额科研资金的决策机构和决策项目,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科研经费分配这一经济杠杆,有力地推动了 OA 政策的发布和实施。

(2)自上而下的强制呈缴的 OA 政策为 OA 运动发展提供保障。澳大利亚的大学早在 2003 年即开始了开放获取运动的初步尝试,经历了 2004－2009 年的探索推动期,到 2012－2014 爆发成长期,这与澳大利亚自上而下推动实施 OA 政策的举措密不可分。在澳大利亚大学推出的政策中,有近 83% 的政策是强制呈缴政策,仔细分析那些倡导性呈缴政策的发布时间,大多都是早期的政策。强制呈缴是近年澳大利亚政府和各类基金会的政策要求,也正因为此,澳大利亚各个大学中有相当多都是有学校的管理层迫于相关压力进行决策和推动的,不少大学还指定了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作为总负责人或者成立全校性的推动机构推动 OA 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一点与英国的开放获取政策相类似,也是近年英、澳等国开放获取运动比美国发展更为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内虽然已经推出了一些政策,但非强制性,也未规定不呈缴的惩罚措施,所以目前所能发挥作用还非常有限。

(3)完整、规范、明晰的政策有助于政策具体落实。本文搜集的 40 份政策原文中,仅 5 所学校的政策原文较为简短和模糊,其余 35 份政策原文篇幅都较长。澳大利亚的 OA 政策,包含了政策的实施目的、实施范围、概念定义、存缴类型、开放要求、各方职责、版权声明、版本信息(政策发布日期、生效日期、修改日

期、下次拟修改日期)这 8 部分,政策内容完整规范清晰,可操作性强。这有利于科研工作者按 OA 政策规定进行具体可行的操作,使政策得以高效落实。其中政府和基金资助机构 OA 政策的完整、规范和明晰则更有助于推动大学等下属或相关机构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澳大利亚 ARC 和 NHMRC 制定的 OA 政策,因其完整的结构和清晰的规范,也为各大学制定 OA 政策提供了模板。在本文获得的 38 份澳大利亚大学政策原文中,有 29 所大学制定的 OA 政策在行文结构、强制存储、强制开放、时间结点、组织职责、版权声明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 ARC 和 NHMRC 发布的强制 OA 政策,占比高达 76%。

参考文献:

[1]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EB/OL]. [2017-10-31]. http://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org/read.
[2] ROARMAP Website [EB/OL]. [2017-11-04]. http://roarmap.eprints.org.
[3]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ibrary statute[EB/OL]. [2018-01-27]. http://www.victoria.ac.nz/documents/policy/library-and-information-systems/library-statute.pdf.
[4] Global open data index: survey[EB/OL]. [2017-11-09]. http://global.survey.okfn.org.
[5] 王雅菲, 范军. 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的开放获取出版新模式[J]. 现代出版, 2015(5): 72-76.
[6] 王婉, 牛澍. 澳大利亚开放获取进展研究[J]. 现代情报, 2016(9): 173-177.
[7]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8[EB/OL]. [2017-12-28].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8.
[8]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7 staff full-time equivalence[EB/OL]. [2017-12-28]. https://docs.education.gov.au/documents/2017-staff-full-time-equivalence.
[9]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1.3 QUT ePrints repository for research output policy[EB/OL]. [2017-11-15]. http://www.mopp.qut.edu.au/F/F_01_03.jsp.
[10] NHMRC. NHMRC open access policy[EB/OL]. [2017-11-15]. https://www.nhmrc.gov.au/grants-funding/policy/nhmrc-open-access-policy.
[11] ARC. ARC open access policy[EB/OL]. [2017-11-15]. http://www.arc.gov.au/arc-open-access-policy-version-20171#policyreq.
[12] 李书宁. 国外大学开放获取政策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57(10): 12-17.
[13] 李书宁. 英国大学开放获取政策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17(1): 98-105.
[14] HARNAD S, BRODY T, VALLIERES F, et al. The access/impact problem and the green and gold roads to open access: an update[J]. Serials review, 2008, 34(1):36-40.
[14] 任翔. 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2014 年欧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J]. 科技与出版, 2015(2): 18-23.
[15] Deakin University. Research repository procedure [EB/OL]. [2017-11-15]. https://policy.deakin.edu.au/document/view-current.php? id=212.
[16]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CSU research output (CRO) repository open access mandate[EB/OL]. [2017-11-15]. http://www.csu.edu.au/research/performance/cro/policy.
[17]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Open access for UQ research publications policy[EB/OL]. [2017-11-16]. http://ppl.app.uq.edu.au/content/4.20.08-open-access-uq-research-publications.
[18] 张伟,张庆,高波. 德国高校开放获取知识库政策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7, 35(2): 75-80,19.
[19] Macquarie University. Open access policy[EB/OL]. [2017-12-27]. https://staff.mq.edu.au/work/strategy-planning-and-governance/university-policies-and-procedures/policies/open-access.
[20]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Open access policy[EB/OL]. [2017-12-17]. https://www.gs.unsw.edu.au/policy/documents/openaccesspolicy.pdf.
[21] ARC.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B/OL]. [2018-01-01]. http://www.arc.gov.au/excellence-research-australia.
[22]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EB/OL]. [2018-01-25]. https://www.education.gov.au/higher-education-research-data-collection.
[23]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UWA research repository[EB/OL]. [2017-12-27]. http://www.library.uwa.edu.au/research/open-access-toolkit.
[24] University of Sydney. Open access to university research policy 2015[EB/OL]. [2017-12-27]. http://sydney.edu.au/policies/showdoc.aspx? recnum=PDOC2014/367.
[25]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olicy: open access[EB/OL]. [2017-11-15]. https://policies.anu.edu.au/ppl/document/ANUP_008802.
[26] 王涵,许洁,叶阳. 近十年来我国开放获取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7(22): 7-13.

作者贡献说明:
赵星:负责数据收集、论文撰写与修改;
李书宁:负责提出论文选题和研究思路、部分数据收集、论文修改定稿;
田晓迪:负责部分数据收集、论文修改。

Survey and Analysis on Open Access Policies of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Zhao Xing Li Shuning Tian Xiaod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ustralia is the pioneer and active practitioner of the open-access movement. Studying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open access policies could provide a positive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domestic open-access movem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collects 40 original open access policies documents available from 38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nd 2 Australian institutions Websites. Based on this,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ext interpretation are conducted from 10 aspects of Australia's open access policies such as adoption date, source of policy, approach, purpose, scope, definitions, deposit types, open requirement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copyright statemen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disclosure of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s open access policies. [**Result/co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Australian open access polic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popularity of the Australian open access policy is attributed to the demonstration of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and government funding allocation; policy content is clear, regular and practical; most of the policies are mandatory; Austral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open access policy, and policies are generated from management decision. Based on these,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promoting China's open access movement.

Keywords: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open access policy content text interpretation